

黑里河的山与溪

□邓利强

暮春的风，带着科尔沁草原未散的寒意，也裹着燕山北麓的凛冽，吹着我踏上归乡的路。出发时，科尔沁还飘着细碎的雪，落在肩头，凉丝丝的，像是这片草原最后的温柔馈赠。此时的我，只是黑里河的孩子——那个在西辽河上游的群山间奔跑，在山涧溪水里摸鱼捉虾，被山的骨血、水的灵气喂大的孩子。

黑里河，这方藏在燕山北麓七老图山脉臂弯里的土地，是西辽河上游的一颗碎玉，被层层群山温柔环绕。老一辈人说，我们的根，一半扎在山里，一半浸在河中。山是契丹故地的余脉，承载着千年的传说，相传千年前，有神人乘白马过河（老哈河）而东，天女驾青牛泛潢水（西拉木伦河）而下，就在这片土地的肌理间，孕育出契丹八部的传奇，也把山的厚重与刚劲，刻进了每一个黑里河人的骨子里。我总觉得，我的性格里，藏着这山的模样——沉默寡言，却有千钧之力；沉稳内敛，却藏着滚烫的赤诚，那是燕山北麓的风，给我刻下的印记。

小时候，总爱光着脚丫，在山间的小路上奔跑。群山连绵，莽莽的针阔混交林里，油松的苍劲与白桦的轻盈相拥，风穿过林间，发出“沙沙”的声响，像老人们在

耳边絮絮叨叨地讲着过去的故事。欧阳修出使辽国时，曾写下“山深闻唤鹿，林黑自生风”的诗句，想来，千年前的风，与如今吹过我耳畔的风，该是同一种清冽。山坳里的泥土，带着松针与腐叶的清香，那是黑里河最本真的气息，踩在脚下，踏实得让人安心。我们这些孩子，总爱追着山风跑，追着林间的鸟鸣跑，把笑声撒在每一道山梁，把身影印在每一片草丛。那时不懂得，山给予我们的，不只是玩耍的天地，更是做人的底色——像山一样，扎根土地，不卑不亢；像山一样，包容万物，沉默坚守。

如果说山赋予了我性格，那这山涧的溪水里，便藏着整个童年的月光。那是老哈河上游的一股支流，从深山里蜿蜒而出，当地人就叫它“黑里河”。溪水清冽见底，能看见水底圆润的鹅卵石，能看见小小的鱼虾在石缝间穿梭，阳光洒在水面上，碎成一片片金箔，随着水流轻轻晃动。清明前后，溪水解冻，叮咚作响，像是大地苏醒的絮语，也像是母亲温柔的回响。

小时候，每到劳动节前后，我和伙伴们便会提着筐，沿着溪边去采婆婆丁、柳蒿芽，那是春天最鲜美的馈赠。溪水很凉，却挡不住我们的欢喜，我们光着脚丫踩在溪水里，水花溅起，打湿了衣襟，也打

湿了童年的时光。我们会在溪边筑小坝，会用石头砸水里的鱼虾，会听大人们讲溪水的故事——说这溪水，是红山文化的血脉，滋养过古老的先民；说这溪水，是契丹人的母亲河，见证过辽王朝的辉煌；说这溪水，连着西辽河，连着科尔沁草原，连着黑里河人走出去的路。那时的我们，似懂非懂，只觉这溪水，比乳汁还甘甜，比月光还温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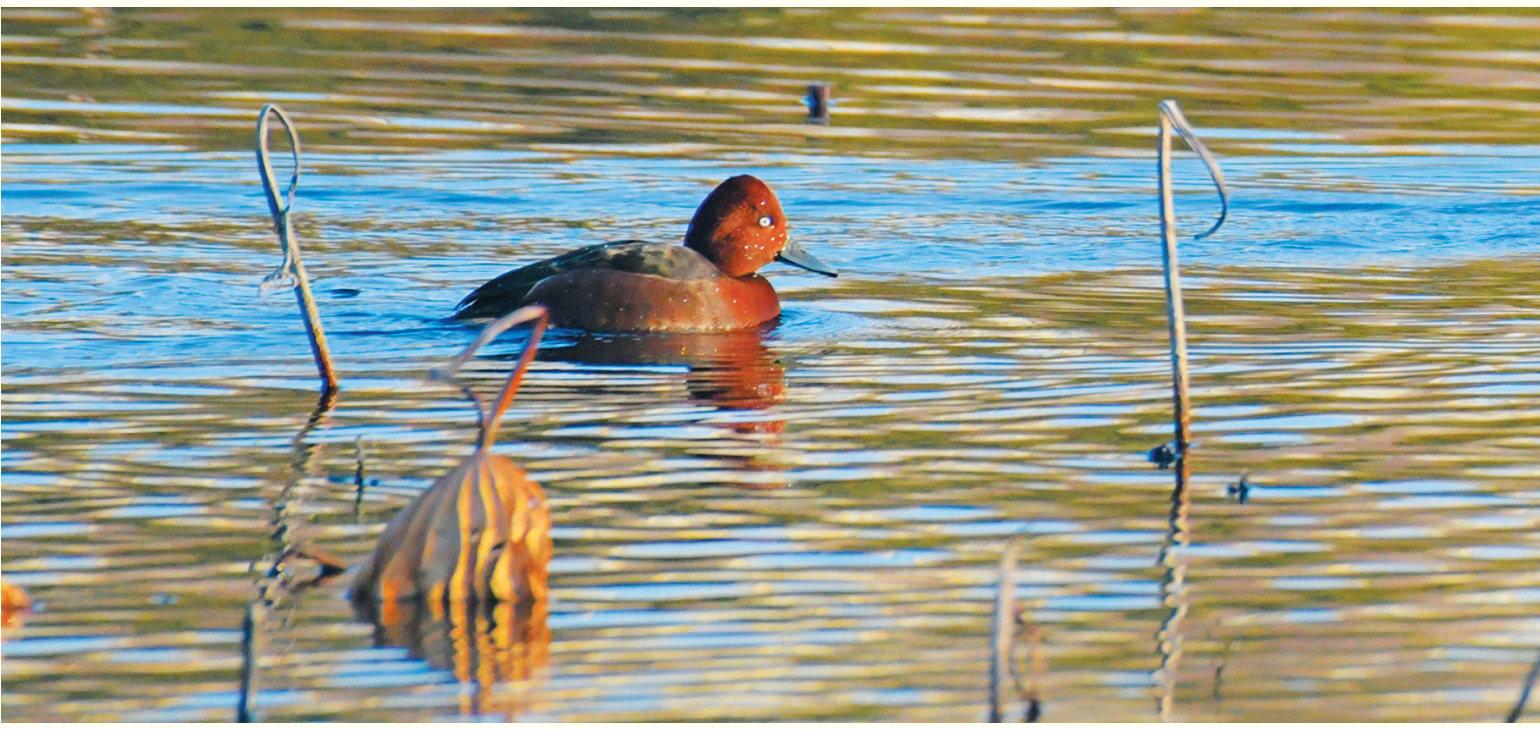
后来，我走出了黑里河，来到了科尔沁，走进了城市的喧嚣与繁华。这里有宽阔的街道，有林立的楼房，有各民族交融的烟火气，有呼麦的悠远，有歌舞剧的深情，有“万柿大集”的热闹，却再也没有黑里河的山那样厚重的沉默，再也没有黑里河那样清冽的声响。我在科尔沁的土地上书写文字，书写民族交融的温情，书写草原的辽阔，可笔尖下，总忍不住流淌出黑里河的山与溪，流淌出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如今归乡，再看这群山，依旧是那样的巍峨，那样的沉默，只是山间风雪交替，一阵风卷着碎雪掠过山梁，一阵又风歇雪停，露出林间苍劲的枝桠；再看这溪水，依旧是那样的清澈，那样的灵动，只是岸边还凝着薄冰，水流裹着雪粒，又平缓了些

许。山还是那座山，溪还是那条溪，可我却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光着脚丫奔跑的孩子。只是，当我的手触摸到山间带雪的泥土，当我的脚靠近清凉的溪水，那份刻在血脉里的联结，依旧那样滚烫——我是山的孩子，是溪的孩子，是黑里河的孩子，是西辽河上游这片土地的孩子。

风又起了，吹过群山，吹过溪水，吹过我鬓边的发丝。我知道，无论我走多远，无论我身在何方，黑里河的山，永远是我心灵的归宿；黑里河的溪，永远是我童年的念想。山赋予我的性格，溪给予我的温柔，还有这片土地上民族交往交融的烟火气，千年流转的传奇，都会像一束光，照亮我前行的路，也照亮我笔下的每一个文字。

春寒未消，风雪相间。群山静默，溪水潺潺，它们在风雪中诉说着千年的故事，也在等待着每一个游子归乡。而我，带着科尔沁的雪意，带着黑里河的印记，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属于我们的民族记忆，续写着山与溪的深情，续写着一份永远无法割舍的乡愁。



春归谷雨时

□李仙云

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次回眸。百花千卉虽已渐次凋零，但步入垄上郊野，依然是一派“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欣欣然蓬勃之气。虽说谷雨到，春阑珊，可也是和风润物、万物生长的时节，庄稼与花草树木正肆意繁盛。

在这个“雨生百谷”的节气里，记忆总在儿时故乡的田埂沟间萦绕。渐次增多的雨水，滋润着故乡渭北旱塬干涸的土地，风姑娘解开她的“布袋子”，带着哨音的强劲风力，犹如奏响了乡村播种曲。这位大自然的指挥家，挥手之间尘土飞扬，树摇枝动，绿油油的麦田如碧波涌动。爷爷手持烟袋，站在纵横交错的阡陌间，看着正在起身孕穗的麦子，仿佛看到了饭桌上啾啾可口的白馒头。

蜜蜂和蝴蝶在油菜花间嬉戏追逐，我随手采摘几朵小野花，插入发髻。地畔的白杨树上，布谷鸟一阵紧似一阵地鸣叫：“快快播谷！快快播谷！”它召唤着农人，也惊扰了刚出土的棉花嫩芽。嫩芽打了一个激灵，又舒展身子，在阳光下慵懒地打盹。

家乡的庭院长着好几株高大的香椿树，每到谷雨，哥哥就用绑了镰刀的勾杆，采摘枝间鲜红如羽毛的香椿芽。母亲从田间劳作归来，经不住我的软缠硬磨，便挽起袖子，做我梦里都香得咂吧嘴的香椿拌凉皮。

我像闻到鱼腥的小花猫，一会儿拉风箱，一会儿伸长脖子，看面糊在沸水中咕嘟咕嘟，渐渐凝成玉脂般白生生的薄凉皮。民谣说：“雨前香椿嫩如丝。”母亲把香椿芽拌进凉皮，这对堪称绝配的美食“伴侣”，入口劲道爽滑，满口留香，用一句陕北话说，就是“香塌天”。难怪康有为盛赞香椿：“长春不老汉王愿，食之竟月香齿颊。”那年谷雨，我和母亲走了五里坡路，就为让外婆尝尝鲜。偏瘫卧床多年的外婆，尝了之后竟泪水涟涟：“真香，多少年了，就念着这个味儿！”

又是一年谷雨时，友人相邀去赏她院子里的牡丹花。她在花圃间忙碌着翻盆移栽，见了我说：“谷雨不种花，心头像蟹爬。”她与我一样，爱花成痴。望着园中开得袅娜含烟的红牡丹，这国色天香的“花中之王”，如今落入寻常百姓家，竟丝毫不失雍容华贵之气，色泽艳丽，风姿绰约。不由得让我想起柳宗元的诗句：“凡卉与时谢，妍华丽兹展。歌红醉浓露，窃窕留春看。”牡丹花幽韵绝俗的芬芳，随缕缕微风沁入鼻翼，静心蚀骨。清晨，露珠在花瓣上滚动，阳光静洒其间，斑斓的光点如一粒粒璀璨明珠，更衬得牡丹花娇媚欲滴，美得自带灵韵。忽然传来熟悉的“布谷布谷”声，情感叠合间，悠悠往事漫溢心间。蔷薇已开始孕育花苞，谷雨正领着春风，一点点叩开入夏的门扉。在丝丝缕缕的暖阳中，我仿佛听到初夏热情奔放、矫健有力的脚步声……



挖野菜的时光

□王潇渤

绿茵茵的野菜带着野性的鲜活，顶着料峭的春寒，破土而出，好像正在玩捉迷藏游戏的孩子们顽皮地嬉笑着，从隐藏的土地中偷偷地露出头来，他们带着胜利的微笑，带着蓬勃的朝气，以近乎夸张的热情在田地山野间炫耀着。他们的欢呼声征服了整个春天。

清明一过，暖融融的太阳漫过广阔无垠的大地，一场春雨过后，空气立刻变得温暖而湿润。风儿吹来，仿佛婴儿柔嫩的小手在轻轻触碰自己的脸，软软的，痒痒的。河边的垂柳吐出了芽苞，白杨树的枝头泛出了淡淡的绿。小燕子在空中叽叽喳喳地呢喃，它们终于又飞回了自己的家。这个季节，正是挖野菜的好时光。

家乡的野菜有很多种，常见的有荠菜、苦麻菜、婆婆丁、车前草、苦碟子、大蒜瓜蒜……我自小就熟悉它们。当年母亲挎着柳条筐，筐里放着一把小锄，领着我的手，带我到家乡南面的山上去挖野菜。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在青黄不接的时节，家中腌渍咸菜的瓷缸早已见底。这个时候，野菜是大自然给予老百姓最深情的馈赠，村里人带着一家人的希望纷纷来到山野间去挖野菜，为家里增添一顿美食……母亲仔细地教我辨认这些野菜，我像一只小鸟一样围着母亲转圈地飞，一会儿在母亲身前喊一嗓子：“妈，这儿有一棵！”一会儿又在母亲身后喊一嗓子：“妈，这儿也有一棵！”母亲一边答应着我，一边把筐里的野菜按了又按。回到家后母亲择去野菜里的杂草，舀来井水，把野菜洗了又洗，野菜顿时变得水灵灵的，发着光，带着笑，被母亲端上餐桌，干了一天繁重农活的家长们蘸着大酱，吃着久违的新鲜野菜，说话时的嗓门立刻就变大了。春天的野菜，让流淌在身上的血液焕发出新的生机。

终于送走了三月。

说“终于”，并非嫌弃——三月自有它的好，只是那天天气忽而暖得让人想穿单衣，忽而又冷得人翻出棉袄，像个没定性的孩子，叫人心里总悬着些什么。如今四月来了，带着它特有的、笃定的温柔。

早晨推开门，风是不一样的。三月的风总带着几分试探，怯怯的，像是怕得罪了谁；四月的风却大大方方的，暖融融地扑个满怀，带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还有淡淡花香。深深吸一口气，整个人都像被春风洗过一遍似的，清清爽爽。

院子里的桃花开得正盛。那花不是一朵一朵的，是一团一团的胭脂，挤挤挨挨，热热闹闹的。我忽然想起贾至的诗句：“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李花

在城里优越环境下长大的爱人自然会不到当年小山村里的苦。我第一次带她到山下挖野菜，辽阔的山川风光让她放飞了心情。土地和野草的清新气息翻滚着，一波接一波地涌向她。温和的阳光和温柔的春风沐浴着她，她体验到从未有过的舒适和慵懒。尤其是她品尝到了她亲手挖来的大自然的甘甜……她惊喜、欢呼，像一只掉进蜜罐里的蜜蜂一样沉醉在这片天地间。

此后一过立春，爱人就会一遍又一遍地央求我带她去小山村挖野菜，我常常嘲笑她是“热衷挖野菜的疯婆子”。挖野菜是小事，一家人走出家门到野外踏踏青，换一种快乐心情才是真的。野菜，在路边，在树下，在草丛中，在山坡的阳面，它们就像一只只绿色蝴蝶，小小的身子，敛起翅膀，屏着呼吸，悄悄地隐藏起来。爱人低着头，睁大了眼睛，耐心地寻找着。春天的土壤是松软的，不需费力，用小锄轻轻地一刨就会将它们连根拔起。备受追捧的野菜，没有艳丽花朵，没有馥郁的芳香，它仿佛是春天这场宴会上最独特的存在。

野菜也不再局限过去蘸酱的吃法，炒鸡蛋，包饺子，煲汤……听中医大夫说，野菜的苦味能化解体内藏了一冬的浊气。春天之菜又具有生发之机，可以生发体内的清气。我挖野菜只是为了让身体与大自然来一次亲密接触，让心情可以像小燕子一样在天上飞翔，让口舌尝到春天的味道，没想到竟然还有升清降浊、润泽胃肠的功效。这个消息绝对不能让爱人知道，如果她知道了，没准儿真会变成“疯婆子”的。



四月，如约而至

□胡彩冬

“这‘历乱’二字，真好！就是这般不管不顾地开着，要的不就是这份恣意的欢喜？柳条也软软地垂着，那嫩黄浅绿，鲜润得仿佛能掐出水。远处还有一树李子花，雪白雪白的，像一团轻云落在枝头，蜜蜂嗡嗡地忙着，全不在意我在树下看得出神。

其实说到四月，心里最先浮起的，还是林徽因那句：“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话真真说到心坎里。四月便是如此——它是爱，你看梁间燕子双双呢喃；它是暖，阳光照在背上，暖洋洋的，连骨头都酥了；它是希望，路边的草，枝头的芽，田里的苗，全都蓬蓬勃勃地往上涨，看得人心里也生出些劲头来。我沿着河边走。河水涨了，波光粼粼的，风过时，便掀起一层层的细浪，轻轻地拍着岸边的石头。钱惟演“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写的正是这般景致。莺声此起彼伏，高高低低，远远相和，热闹却不喧嚣。

河边柳树下，一位老人静坐垂钓。鱼竿轻垂水面，身姿从容沉静，如岸畔青松般笃定，融进这无边春色里。偶有浮漂微动，他也只淡淡一瞥，神色恬淡。时光在他这里慢了下来，不争不赶，只与春风对坐。不远处孩童牵着风筝奔跑，笑声清亮，风筝扶摇而上，一静一动，相映成趣。

走在春天的路上（外二首）

□周廷发

走在春天的路上，
我看见露珠爬上草尖，
把晨曦折成信笺，
风穿过新绿的琴键，
心跳拨动天籁之音。

走在春天的路上，
蝴蝶衔来青绿的名片，
浮现在我的眼前，
云来揉碎溪面光斑，
折射出七彩的寓言。

山涧敲着叮咚的和弦，
候鸟掠过麦浪的弧线，
树影摇曳斑驳的诺言，
泥土正在生长明天。

春天的路蜿蜒向蔚蓝，
每片叶都在收藏心情，
插秧的手编织着璀璨，
我听见时光的留言。

春天的路蜿蜒向晴川，
每朵花都在酝酿遇见，
播种的人在画框里写诗篇，
我拾起一瓣飘落的流年。

跟着春天去风流

春风引路云开头，
柳絮牵衣过小楼。
看遍芳菲千万朵，
最恋枝上海棠羞。

霞光吻醒山间雾，
溪水哼歌向远流。
若问此生何所愿，
随莺啼处慢行舟。

跟着春天走，牵着光阴手，
把姹紫嫣红都看透。
若你问人间值否停留？
看新绿洒大地，看岁月披锦绣。

跟着春天走，踩着车轮轴，
将朝朝暮暮酿成美酒。
若你问远方有多温柔？
是落花拂清风，是青山白了头。

跟着春天走，与绚烂邂逅，
将点点滴滴化着拥有。
若你问未来有何追求？
让日子多浪漫，让生活伴自由。

春天的问候

柳枝蘸水写温柔，
涟漪泛起相思愁。
杏花落在你左肩，
我悄悄藏进右衣袖。

蒲公英吻过山丘，
把秘密交给风邮。
屋檐下那双燕子，
正衔来去年的红豆。

春天啊慢慢走，
让阳光多停留。
你眼中那片晴空，
是我一生的港口。
细雨在纺丝绸，
织成彩虹尽头。
所有未说的问候，
都酿成蜜般美酒。

春天啊别远走，
让花开得更久。
每片新绿都记得，
我们并肩的午后。
时光像薄荷糖，
悄悄被爱收购。
而你的名字就是，
时尚动人的风流。



一罐蜜；云影悠闲，东西随意，无牵无挂。它们都不肯负过往，只轻盈地活在当下，活在一树花开、一声燕语里。

归途顺手采了一把野花：粉的桃花、黄的蒲公英、紫的小花铃，星星点点，自成一束浓缩的春天。花瓶顿时灵动起来，一室染满四月的清香。

窗外日光斜斜，铺成暖暖的金色。远处人家炊烟轻起，锅碗叮当作响，笑语随风飘来，满是人间烟火的温柔。这样的日子，不慌不忙，安稳踏实，真好。

四月才刚开始，还有很多个这样的日子在前面等着，光是这么想着，心里便满满的都是欢喜。

